



呢啾秋音

■ 方华 (安徽)

夜深人静,城市的喧哗渐渐被如水的月色沉淀。坐在桌前,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呢啾之音,若有若无、似近又远。聆耳辨认,是蟋蟀的低吟,宛如一位悠闲慵懒的琴手,在一根细弦上的轻拢慢捻。那平仄起伏的音符里,不乏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转换变化,令人心悦。

秋虫之鸣,在山野乡村不足为奇,而我久居在这纷繁的闹市,猝听秋音,恍如天籁。飞扬的思绪于是乘夜色穿越钢筋水泥的森林,飞向那芳草萋萋的山川原野。

蟋蟀的鸣叫,是我童年里是再熟悉不过的秋音,甚至能从那音调节奏里分出雌雄。循着或急或缓或高或低的吟唱踱足寻去,总会在草丛叶下、瓦砾土块里寻觅到一两只油黑的小精灵。斗蟋蟀是儿时的一大乐趣,每见自己捕回的小虫战胜小伙伴们的宠物,张开翅膀响亮地鸣叫,小小的胸中便被一种无比的快意充塞。而我的后辈们,生长在城市,又整日被书本试卷埋身,别说通音辨雌雄,就是把蟋蟀放在他面前,恐怕也是迎面不相识了。

“生怕数秋更,况复秋声彻夜惊。第一雁声听不得,才听,又是秋虫第一声。凄绝梦回程,冷雨愁花伴小庭。遥想故人千里外,关情,一样疏窗一样灯。”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闻秋音而悲怀。不说仕途坎坷、岁月蹉跎,仅那远离故土、孑然他乡的境况,也难免让其在这“秋虫第一声”里凄凄伤感。

而当今物化的社会,生活在车马喧嚣、霓虹闪烁里的都市人,或为生活奔波,或声色犬马,还有多少人在意这呢啾秋音,又有几人在这彻夜的秋声里“遥想故人千里外”呢?

何必千里,出了城就是乡村大地。若漫步在秋天的原野,你听到的秋音,何止是一曲蟋蟀的弹奏。藤草之间的蝈蝈唱着和声,河畔池塘的蛙蟾敲着鼓点,蝉在枝头把生命的绝唱调到高八度,蓝天之上南归的大雁把回家的心情抒发……大自然以秋为题,演奏出一阙天宽地阔的乡情华章。

秋虫仍在低吟。我在想,这呢啾之音,怕是大自然今夜给予我的一份馈赠吧?“人言悲秋难为情,我喜枕上闻秋声。”坐在如水的夜色下,我在那窃窃的私语里,细细领略秋天的况味与岁月之声的美妙。



大器晚成的高适

■ 罗保传 (河南)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让高适再次出圈。高适是盛唐草根诗人里少有的成功人士。他的前半生非常落魄,后半生却很荣耀,可谓是天渊之别。

高适乃渤海的一户名臣家庭之后。虽说祖上光环很耀眼,但到他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。《旧唐书》记载,高适家贫,客于梁、宋,以求丐取给。他20岁开始京漂,客游梁宋、定居宋城,躬耕自取。27岁他边塞从军,想建功立业,却未遇到伯乐。32岁去长安参加科举,失败告终。奋斗十余年,一无所获。

35岁时,高适写出了一首轰动文坛的《燕歌行》。然而,诗歌出名了,人却没红起来。41岁时,他认识两个朋友:

李白和杜甫。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,杜甫二战科考失败。三人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。他们在一起度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。43岁时,他偶遇一位一生不得志的音乐家董庭兰。高适为他写下千古名篇《别董大》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一则为友人鼓劲,二则当是自勉。

46岁时,高适遇到一位贵人,他就是时任睢阳太守的张九皋。于是,他推荐高适当了一个九品芝麻官封丘尉,专管当地的治安和税收。就这样,高适隐忍下来一干就是三年。最后,愤而辞职,又当起了农民。不久,他又得到梁丘的引荐,在哥舒翰手下做事。哥舒翰非常欣赏高适,带着他去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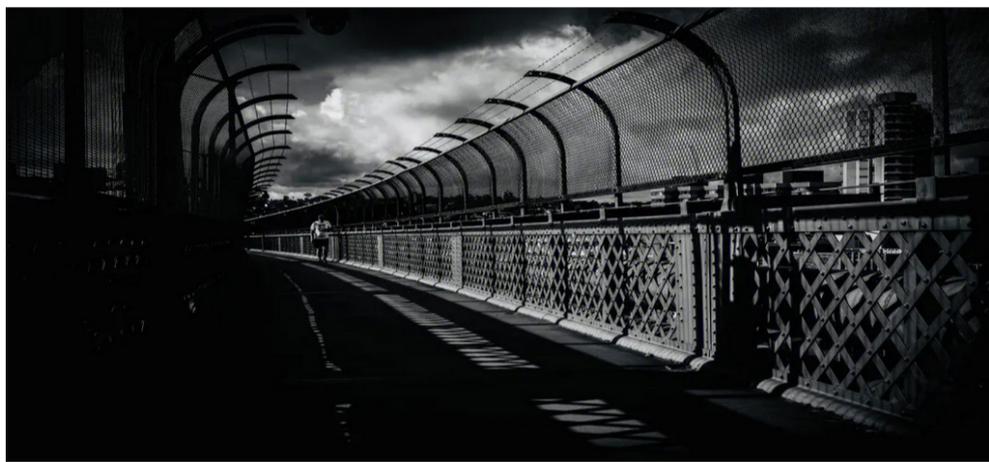
线打仗,还不断提拔他。

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,唐朝发生安史之乱,高适正跟着哥舒翰镇守潼关。后来哥舒翰被俘,高适快马加鞭追上逃跑的玄宗,向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。于是,唐玄宗当下提拔他为侍御史。不久,高适又被升为谏议大夫。

在逃亡的路上,唐玄宗为了制衡自行宣布即位的肃宗李亨,封王永李璘为四道节度使。结果,王永李璘却起兵叛乱。“肃宗闻其论谏有素,召而谋之。”于是,唐肃宗封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去平叛。此时,他已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。节度使在唐朝属于封疆大吏,可以号令一方。高适积极分化瓦解王永王手下,最终叛乱被平定。

公元761年,段子璋造反,自立为梁王。时年59岁的他和崔光远联手平叛。公元762年,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,叛乱又起,已经60岁的高适再次平叛,再立新功。61岁时,高适被晋封为渤海县侯,他也是盛唐诗人里唯一封侯的诗人。《旧唐书》说:“有唐以来,诗人之达者,唯适而已。”公元765年,62岁的高适寿终正寝,赠礼部尚书,谥号“忠”。

高适一生少年贫困,中年更是穷困潦倒,但他一直在不停地努力奋斗。从村野诗人到封疆大吏,在高适身上,我们看到了他坚持不懈的可贵精神。永不言弃的他最终活成了属于自己的一束光!



黑白之境

■ 林之秋 (辽宁)

喜欢看传统国画,尤其是山水画。北派山水中或峰峦叠嶂、气象浑厚,或烟林清旷、飞瀑流泉,多气势磅礴。南派山水画则多温婉秀丽。画作虽分南北,意境却同样深远,余味悠长。

那日,看过一幅画,顿觉走进古诗《江雪》中。只见茫茫天地,千峰万壑,山崖冰瀑,一片雪白。飞鸟无踪,小径无影,举目一色。只一老翁,独坐孤舟,垂钓江中。此刻雪已覆满江面,老者悠然,不知是钓鱼还是钓雪?

还未细细观赏,只看一眼雪,便觉周身冷冽,人不觉间入了画境。轻飘飘,如雪花一朵,覆上无人的雪径,也可落入老翁的蓑衣斗笠,还可以飘去湖中看千朵万朵的雪归处。想到此,我亦如清雪般幽静。

而老翁隐入蓑笠,唯留半身玄衣未被素雪埋没。这一粒黑,落在茫茫的银白中,如万亩花中一点绿,如悠悠琴中一声笛。如此意境,像树下老僧闭目冥

想,风过身侧,斗转星移,一睁眼,老树枯黄,人事不知更几秋。

世间最纯美的配色莫过于此,简简单单的黑与白,是千帆过尽后的沉静,是江湖两相忘的洒脱。当浪过海面、风吹人间奏起华章,三山五岳、万里河山岿然不动,而黑与白依然是冬日之纯粹,万色之灵魂。

曾游九华,刚入徽境,目光便随青瓦白墙的房舍流转,看着荷塘边劳作的农人,心里顿生艳羡。上山安顿下来,便急急地游览一番。

雨洗后的天气适合慢慢走,随处逛。山中险峰古刹,奇花妙石繁多,却勾不起我的兴致,偏偏喜欢倚在高处的栏杆,看微雨薄烟中的素墙黛瓦,和倒映在放生池水波里的百年光辉。

那一面面白墙,未施粉黛,隐于烟雨中,如邻家小妹倚门回首,冲你娇羞一笑。似听一缕断断续续的弦音,左右寻之,却见不到半点踪迹。或浓或淡,或隐或现,不知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,依然恬淡安静。

游百岁宫,偶遇一只黄毛小猫。它正坐于路间,安静地、自顾自地以爪洗面。周围是往来不绝的游人,而此路不过三五人宽,它仍安然端坐,仿佛与身边的千年古刹一起坐了一个世纪,然于它而言,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。

这一动一静,仿若参透了世间哲理,置身事外便是静,身处其中已是动。而这一黑一白,已掌管了万物灵气,洗涤人间的烟火气息,回归到安静沉稳的世界。常常在一首古诗里,与诗人遨游沧海,笑看桑田,或是耕田锄犁,坐观流云。或选一处恬淡之境,如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“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!”我可作其中一粒,端坐雪舟,与古人煮雪烹茶,唱诗和曲,在莽原银色中泰然处之,观雪飘窗,听雪落声……

今晨,梦醒,天幕拉开。青瓦的屋,干枯的树,冷清的路都落了厚厚的雪。当天光驱散阴霾,看天地

把孤傲的诗文刻在瘦瘦的碑林上

■ 吴晓川 (台湾)

小篆圆润,隶体端庄,行书飘逸,草字疏狂,正楷刚直。

厚重的石碑,历经沧桑,你们的歌声渗入鳞次栉比的石缝,也渗入华夏灿烂万丈的脉络。

与碑石对峙,一言不发,与刻在石头上的血肉和灵魂对峙,恋恋的目光拔不出千年之前的爱抚。

手握蒙恬的毛笔,鼻吸兰亭的气息,慢慢在岁月的砚池里研磨浓淡相宜的墨汁,等候风花雪月、电闪雷鸣、凝霜冰翼,任由你挥洒,而后凝固在石上。

岁月深处,草木情节逐年返青,月圆月缺没有两样。雨,穿越历朝历代无始无终,雪中的脚印,碑上的字迹,让我们联想到起源、殊途以及骨节的高远。

石头上的文字是尘世的光芒,你愿意代替它沉入大地的深处,永远屹立尘世的是碑林瘦瘦的身姿。

一色,心境豁然开朗,如迷途遇溪水,潺潺地熨平了一身劳累,心之开阔,大抵与忽逢桃花林相同。

偶尔,早起的人两三粒,闯入雪白的世界,正是画中的黑白之境。素色雪,玄色衣,此刻善绘人间山水的画师已绘好心中意境,坐等懂画的人细细品评。

阳光照在雪上,于我是明亮刺目,于日光雪影则是花草相依般融洽,宛如林中鸟鸣般美好。在这纯粹素雅的黑白世界里,稀光淡影,密林留音,这样的日子,再美好不过了。